

逕流之書－致永不消逝的戀人們

楔子

我絕對是一個吝於說愛的人。我親愛的戀人啊，愛字顯得如此怠慢輕忽，並且幽深費解、拐彎抹角、不夠真誠。我情願慢慢梳理盤根錯節的深邃欲望，謹慎地評點、整理、歸類...

雖然我時時盼望，一個人的情史如果能夠自動清除記憶，那該是多麼貼心的設計。但顯然的，沒有人願意做這樣的嘗試。我只好自行清洗所有的記憶，用一種近乎潔癖者的姿態，一再地搓揉、刷洗...但我必須無奈地承認，總有一些漫漶的水痕，任我如何努力也洗不乾淨。就像是雪白宣紙上大力潑染的墨瀋，汁水淋漓的姿態，彷彿永遠不會乾涸...

於是我只好停下洗滌的動作，仔細審視這些墨痕。而這些墨痕似乎有所指涉，它們蜿蜒地流著，慢慢顯出血的顏色，最後聚攏成一條琥珀色的逕流，在我心口以一種節制的速度流著。

第一書 致 H

你的名字就像風中的一串蝴蝶，姿態優雅，卻不能發出聲音...

親愛的 H，我從來不曾猜想，多年後的自己，居然能夠如此地惦記你。

多年以後，在我漸漸發現自己是個冷血情人的同時，居然也發現自己漸漸地、越來越倚賴對你的記憶，像是持續吸食一串維持生命的露珠...

因為有你的回憶沁入我生命太久、太深，那些水流的支脈，在我胸中，潺潺地流成地圖。

其實，按圖索驥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。因為我並不是一個稱職的旅人。我從不曾擁有 Ulysses 式的冒險本能，更沒有任何流浪異鄉的渴望。我的血液裡甚至沒有一絲傾向於漂泊的因子。

我從來不喜歡漂泊，更排斥漫無目的的旅行。在漫無目的的旅行七個字中，沒有一個是我能夠認同的字眼。親愛的 H，但我找尋你的過程不是一場旅行。我是一個倦遊的旅人，不情願的旅人，急切地，又無比眷戀地，找尋故鄉。

然而你，我鑿而不捨要永恆追尋的故鄉，卻盈盈築在水上。

你的名字寫在水上，你的眼神，你的前額...彷彿是一朵又一朵，低溫的漣漪。
所以我沒有選擇，只好被你溫柔地凍傷...

而你，絕對有資格佔據我無瑕美好的青春...

所以我更加肆無忌憚地思念你，因為每一次想起你，彷彿就是對逝去青春的悼亡，可以在影影綽綽的白幡之中，追逐往昔的，我們並肩的影子。

第二書 致 S

你馴化了我原本隸屬於同性生殖的欲望。

我必須感謝你，我不朽的 S，是你殫精竭慮地把我繡成一幅血色的繡絲條幅。那是一場令人不得不時時回想的，燦爛而嗜血的試煉。

如果我理應承受一些天譴，那麼我已然功德圓滿，因為你的緣故。

或許你不明白，你的出現，完全在我臆想之外。我是說，親愛的 S，你完全在我秘密供奉的戀人原型之外。如果不是我執拗地轉頭，很可能我們將永遠安逸地做兩條平行線，完全阻絕交迸的一切可能。

然而我們仍有那麼一點點的相似，而這致命的相似點竟然抽芽縈繭，讓彼此的生命註定交纏。這是一個不見得美麗的意外。然而有些意外，是理性秩序所梳理不開的。

而我也因此深深明白，原來秩序才是我所虔誠信仰的。那些暴烈而強悍的美，佻達不馴的欲望，只是一個走岔了的齒輪...

然而之於我，你最大的存在價值是證明。藉由你，我終於得以證明許多自身隱匿的本質—彷彿是一場大規模的，慾望版圖的地理大發現。我終於可以推翻種種命書星座命盤對我人格的標示，發現所有歸屬於英雄的開闊氣度、雄才大略、拓荒精神、創造力...在在與我無關。我不但不是性烈如火的巾幗英雄，相反地，還發現自己只是一顆衰敗的蛹。只能苟延殘喘地吞噬自身的虛無與懦弱，而敗德的願望以及熊熊燃燒的欲望之火，也同時在我蛹身之內不停循環...

為你燃燒過後，我鶯敗成一團灰燼，用腐敗的肉身向死亡的象徵層層進逼...而你卻輕易地化為彩蝶，飛向一個我的想像無法到達的領域。

第三書 致 L

而你，親愛的 L，永遠是與我背道而馳的...

我從來不曾告訴過你，你的相貌、氣質、說話的語調...完全貼合我心目中某些理想男性的標準。那是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輕盈。我對你精緻而晶瑩的崇拜是一種精準而不容打擾的本能，引領我，使我能夠不假思索而且輕易地從擾攘的人群之中，看見你。

或許，不僅是看見而已。很可能我潛藏一個冬季的欲望都因此一瞬開花，冶豔得像雪地裡一朵孤絕傲岸的血鑄山茶。

但是我曾暗地裡一再溫習，所謂飛蛾撲火的定律。我小心翼翼地克制自己，不朝你那朵海棠色的馥郁火焰奔去...所以我感謝自己，感謝 Aphrodite，讓我能夠及時發現，愛你的最好方法，就是冷藏所有對你的欲望，然後轉過頭不去愛你。

而我偽裝的能力太過純熟，你一直沒有發現我的秘密意圖，我也幾乎忘了我的秘密意圖。於是我們用一種美好的表面和平，不著痕跡地相處...

當我聽見你說你的感情生活不甚如意，我的秘密意圖一度甦醒。我私自猜想你萎頓的容顏、凋零的語言，甚至，還有一些美如靄霖的眼淚。於是我為了這幅暮秋晚景，秘密地描摹欲望的火焰。

你將是我幽深小徑彼端一朵絕美的複瓣火焰。

然而，我很清楚，那是怎麼樣的一幅逆光風景。

第四書 致 J

我們像是兩座孤絕的山嶺上，遙遙對望的兩隻鷹。

直到遇見你，我才真正明白，原來自信與自信之間，也有相互爭鋒、凌駕的可能。

你的真正表情，一直小心翼翼地包藏在霧裡。沒有你的允許，誰都不能輕易撥

開層層繚繞的迷霧。於是你高傲的自信激起我強烈的征服欲望，我們都再難保持中立...

我們用拙劣的手法掩飾自己的不服氣以及對彼此探求底限的意念，漸漸地趨向兩個極端：我趨近於火，你趨近於冰。

冰與火相遇，我們都很難逆料最後的結局。

而我，總是在你冷冽的注視之下化為一株覆霜之槭，我枝葉上的冰晶，就是你最放肆的表達。於是我們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...

然而多年以後，當我們學會妥協，學會雲淡風輕，你的真正表情，就永遠成為秘密...一個我意圖羅織無限可能，卻無法驗證的謎題。

尾聲

當我的愛欲本能被時間磨蝕成一把齏粉，沒有人告訴我該從哪一個方向去阻止風去開展一場沒有歸途的旅行...

而我永不消逝的戀人啊，我只能一遍又一遍，孤獨地進行心痕索驥的工程，藉由秘密供奉的儀式，讓幾乎不曾降臨的神諭，醫治我荒寒的眼睛...